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55 ·
美學·藝術類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上)

張次谿編

上海書店

張次谿編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上册

張子次溪屬序所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以詩代之感舊抒

懷漫成十絕

朝衫脫後寄閒情高下評衡色藝聲自是承平風雅事不同元

老夢東京

東京夢華錄南宋孟元老撰

小唱風沿四百年汚泥何碍產青蓮榛苓大有思賢意刪却扶

蘇山木篇

歌童侑觴名爲小唱起於明萬歷間筆爲韻事是編所輯皆此一類也其人不皆業伶而有名

伶多出其中

宣統初奉令禁止是風遂絕自興至廢約四百年詩蒲兮傳云賢者仕於伶官山有扶蘇說者謂男悅男之詩

菊榜隨同藥榜開但論門第不論才王郎晚蹇朱郎死風雪天

南獨憶梅

每逢大比之歲例開菊榜猶記最後一榜王惠芳狀元朱幼芬榜眼梅蘭芳名列第七幼芬之榜眼與前

科王琴儂之狀元皆以門第得上選

肯費柔腸賦鳳皇剛公氣性老逾剛斷橋一見魂堪斷欲擬羅

敷陌上桑

潮陽曾剛甫右丞賦甚工余喜羅小寶尤愛其演斬橋一劇舊有詩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題辭

一一雙峯樓叢書

之記

采蘭歲晚涉寒江
旅櫬蕭條劇可傷
散盡黃金不歸去
名都無此少年郎

資順德辛酉大吉巷余時過從談讌甚歡中歲境
門視佩蘭如舊未幾病死

妙手琵琶說采芝
舊游似夢舊人非
梨園弟子傷頭白
一曲當

綻淚濕衣
今歲春間在萬家花園江宅聽采芝琵琶憶余壬寅初識采芝距今三十有三年同時所識舊人采芝

外惟姜妙香存耳

劉家場景楚生腔
十些紅兒是粵妝
鶯燕年年換春色
尋春忙

煞易龍陽月宮佈
清之際尚女戲劉暉吉家最有名所演唐明皇游

態擅場他之著者若李太虛家之冲末李笠翁之晉蘭二姬至才美而多則數查伊璜家之十有些中紅是粵產家伎不得於廣場盛七八年間其藉者大都見於易實甫詩花津壬子後故都驟盛以來亦罕聞之近時女伶起於滬津

開易謝月好難留
曾不幾時歌臺

又換一輩看花者不能無憾也

海外銜膺博士新有人掃地惜斯文世無歐九伶官絕幾輩滄

江拾細鱗

某君得博士有繪畫圖以謹者寓意甚巧向時優與倡同賤今則尊敬過師儒矣近時談戲之著較

增於前惟言之無文得一遺十殊令人人生自檜之感

畫虎添蛇識者譏家鷄野鶩並容之老夫冷眼觀時變落落楊

余守舊規

舊都人喜守舊於劇亦然近則競惟情節散漫手口生疏佳者殊鮮或就舊劇加無謂之前後場益覺可厭向所視爲外江派今亦不復抗拒矣篤守宗派僅小樓叔岩數人耳

瘦公日日濁歌叢小牧看花有祖風張子破荒成菊譜那分越

鳥與胡驄

梅縣楊小牧旅長最善尙小雲即作看花記楊掌生孫也與羅瘦公俱粵人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

意有所觸戲續二首

甲戌仲冬東莞倫 明題

笠翁圓海遂寥寥黃蔣詞工律欠調時俗輕文翻重曲可容擊

缶易鈞韶

審圓律墳海所作搬演分三事兼之而善者惟阮圓海李笠翁

不正耳

蔣心餘黃韻珊輩工並謝不敏此清內府所編諸劇所以解

詞搬演則

伶工詞而此清內府所編諸劇所以解

不佳也自白話行學者不能執筆爲文求一

擇典故而已所見新排之戲絕無韵珊且不可以

沫土亡於靡靡音鄭聲何意到青衿果哉非樂墨家論

論邈矣無精采意味

絃陶令琴

故都玩票之風盛行上自王公下至負販趨之若驚

絃陶令琴

荒政怠事今且染及學子矣美其名曰藝不思藝有

可耻余近

專門何須人習之耶廢絃誦而愛讀元明曲本以戲俗以巾幘可惜亦

可耻余近

專門何須人習之耶廢絃誦而愛讀元明曲本以戲俗以巾幘可惜亦

可耻余近

專門何須人習之耶廢絃誦而愛讀元明曲本以戲俗以巾幘可惜亦

可耻余近

專門何須人習之耶廢絃誦而愛讀元明曲本以戲俗以巾幘可惜亦

明又題

序

張君次溪轉桑園土科若干種凡乾嘉以來皆聞
鞠部之主或蒐羅甚備至厥以其年間日見之
輒因故事纂為集稿持桂訪之勤於觀止為嘗思
遺失自中葉以還殆于升平以仰朝士競移新聲
州風之存於下尤列社者每據此以為言究之向
天先而石數十年流風餘韵寔就澌滅今日所見
已迥然殊途倘不以半榮祀惠之供奉猶在時策
集遺聞著之固始則不將以殘柴薪轉清油磨
斚以時供考證今人並慕承以興祀宗矣徵之慨

鄭 程或名櫓是余所存日下品花之譜宣而於夢
之有大抵以文人遺其事情以作達瑞作戲偶以
時而未嘗立意以妙以奇不以言信史是稽固于
章兒而不失其精遠虛無因在于用之者之妙而看
眼也夫戲剎之無源乎至觀古之世用在恍神共
此流為俳優游以娛人僕之角旅防之石戰矛之擊舞
剎宋之雜劇南戲或雜搖伎競或同以唱作極其
演變以落莊樂而雜劇而來者空造光由出而戲
剎之規模具以清以素為美故為尤力擇子以充詳
考不避其詳備今古同慶源流宣而傳而遠古且

不論乃士人之私家之翰稿古函函皆存于石室案志故
少壯幼室以述其在民族方記陳文案書中
現極慨想識名色至是人猶詳焉之至于宋元
而後亦復無存矣之若色宜前生者莫審其淵源
所自若矣於厥而由唱因應代傳乎士視此直有
烹核而已不屑道學者不諱之者不學遂至今
以迄潮古歌而年所考信乃系此既近世氣緒開
國人始知一切社會活動皆是表徵文化接觸實
色底非僅以娛人也其聲理精微可以追六代之胡
風韻到處可尋索案元之土儀尤不輕以其絕妙

半葉書而不道也自王文宗元載曲生而生者承風時
有窮眉舉力以探求其究竟者都于清代禁園大科
之袁集已有人先此著經而網羅既博以此考其稿未
一覩此例立於文海藝圃津梁固矣待之有聲無集此之
曉者尚至于先生之集後而不之也情致雖有之散
意而殊未盡作小志又苟因重而缺之傳信後而以研
玉器人者正為嘗往供奉翰領以之稿後已故民國
二十三年十月顧穎剛書于北平注此寫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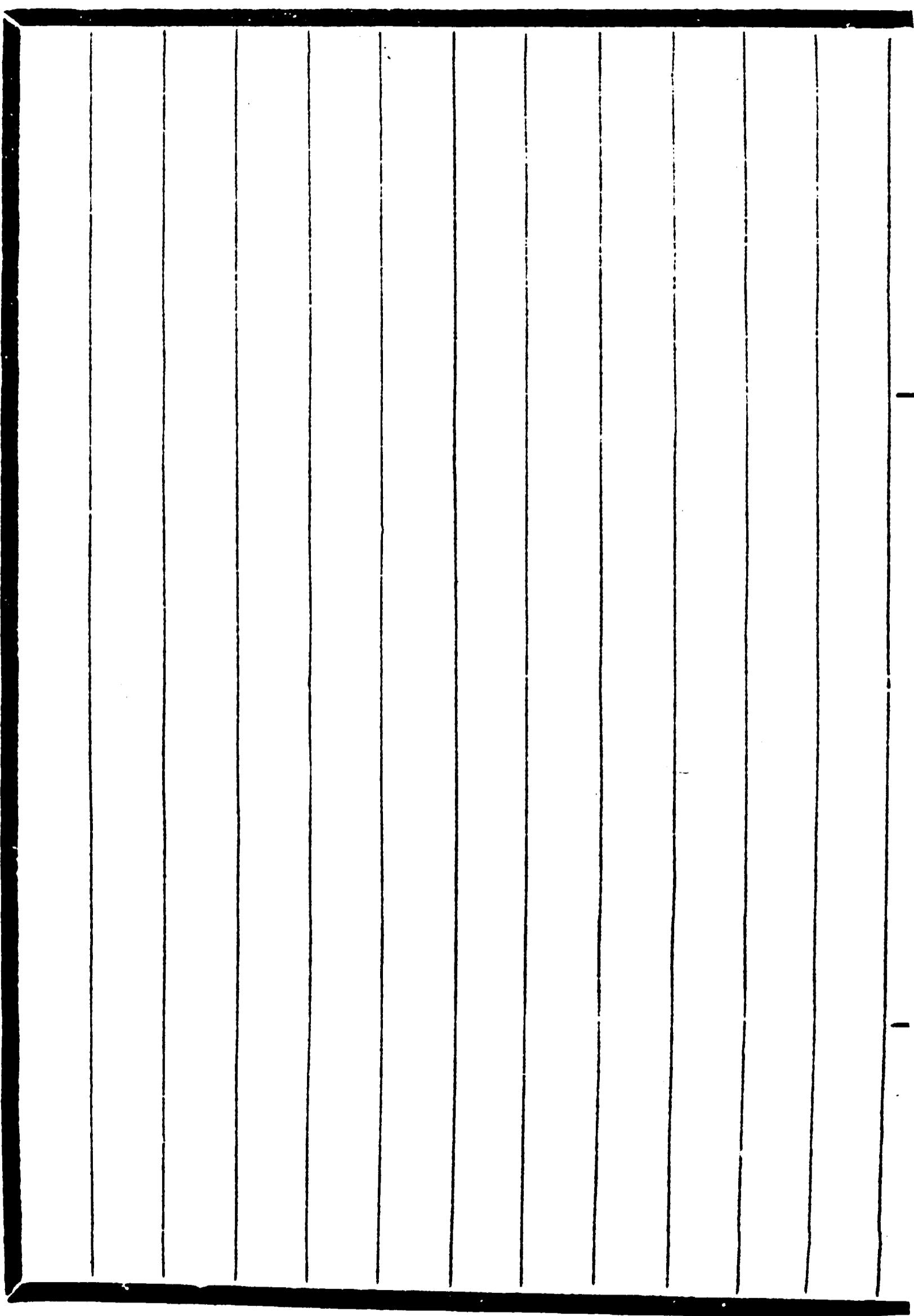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近二十年來，中國戲曲的研究，有了空前的進步。王國維先生的曲錄和宋元戲曲史，奠定了研究的基礎。而最近三五年來，被視為已軼的劇本和研究的資料，發現尤多。中國戲曲史的寫作，幾有全易面目之概。較之從前僅能有元曲選六十種，寥寥數書作為研究之資者，誠不能不說我輩是幸福不淺。惟一般的研究者，往往祇知着眼于劇本和劇作家的探討，而完全忽略了舞臺史或演劇史的一面。不知舞臺上的技術的演變和劇本的寫作是有極密切的關係的。如果要充分明瞭或欣賞某一作家的劇本，非對於那個時代的一般舞臺情形先有些了解不可。我們研究希臘悲劇，能不知道那個時代的劇場情形麼？清初勸善金科蓮花寶筏昭代簫韶劍鋒春秋等大

本宮庭戲的演出，是非需要有比較進步的舞臺技術不可的。故舞臺方面的種種限制常支配着各時代的劇本之形式上的變遷。同時，演員們的活動，也常是主宰着戲曲技術的發展。演員是傳播發揚戲曲文學之最有力者。讀劇本者少，而看演戲者多。往往有因一二演員的關係而變更了聽衆的嗜好與風尚的。賣馬捉放曹四郎探母諸劇的流行，程譚輩是有大力的。惜元明二代的演戲史，未有專書。零星史料見於青樓集及諸家曲話，筆記中正待整理。且時代已遠，亦多模糊影響之處，未能爲我們所深詳。清代二百數十年來的演劇史，却比較的還能使我們明瞭。惟研究資料亦至不易得。往常所見者不過燕蘭小譜，京塵雜錄，菊部羣英等寥寥數種耳。張次溪先生的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却一旦將所辛勤搜輯的三十八種罕見

之書全部刊布于世，誠是一大快事。研究演劇史得之，尚可有
左右逢源之樂。友人王芷章先生正在編輯昇平署演劇史料。
合之此書，近代劇的演變，始能言矣。抑尙有感者，清禁官吏挾
妓，彼輩乃轉其柔情，以向於伶人。史料裏不乏此類變態性慾
的描寫與歌頌。此實近代演劇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點。惟對
於研究變態心理者，也許也還足以作爲參考之資。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鄭振鐸序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張子次溪誕膺天衷耽學好古十稔而還造述不可勝紀觥觥乎吾黨之儕文章道義之雄也頃復垂示所纂燕都梨園史料屬爲喤引余維有清侈崇聲色軼於前代降逮咸同戲劇尤盛宮庭以內狎事天子珍祕之聞實導近史于時搢紳大夫文學藝能之士生際昌明心志無所騁一託於徵歌選色爰因好事遂有篇章託體雖卑無乖大雅若明僅錄夢華瑣簿日下看花金臺殘淚諸記莫不副在縹緲傳諸苕玉世易時移哀來樂往簡帙既夥放失彌多張子洞焉用勞纂集積時十年得書三十種節衣縮食無吝於購尋暝寫晨鈔靡間乎寒暑是書既出凡燕都二百年來劇藝之變遷土流之品目風俗隆污興衰之所禪莫不隱然有蛛絲馬跡可尋後有君子將欲網羅前聞探原

究變以譏爲一朝劇史苟舍斯編取資奚自是則張子成功之溥垂效之宏信乎爲從來所未有也自頃言燕都梨園掌故者囂然自鳴多所刊布坊肆所陳觸目皆是揆厥陳義初無足觀不圖張子實獲玄解綜諸家之遺墨成一代之雅聞發憤整理不誣其志合於聖人述而不作之旨殆有所不得已者若徒誇其搜討之美富校訂之謹嚴此不足以知張子而亦未可以讀斯編者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吳江黃復譏於宣南行館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宜春院裏攷掌故於梨園德壽宮中譜新聲於菊部李仙鶴開元朝士戲擅參軍趙德麟天水名流詞歌商調際鏡清砥平之世四海艱歡入金迷紙醉之場萬花獻媚不有記載曷廣流傳是以烟花記標題南部六朝猶有風流夢華錄追述東京三瓦亦嫋伎藝詞流跌蕩平章粉墨之林光景徘徊裝點昇平之象此皆藝林之佳話抑亦樂志之珍聞若夫都門紀勝追思極盛之年宮禁清娛緬想幾餘之暇郎官罷值最愛看花親貴滿朝都呼協律唱慣渭城之曲未老何戡聞來棧道之鈴猶宣憫綽滿城歌管如醉江山好編側帽之餘談合譜群芳之小集然而春明坊巷非復從前北極朝廷終難不改歌場變換競聞雜奏之箏琶法曲凋零尚有留遺之衣鉢雖伶工老去盛名猶話嘉